

火山烽火

莫清华 著

南海出版公司

琼崖烽火

莫清华 著

南海出版公司

QIONGYA FENGHUO

琼崖烽火

作 者 莫清华
责任编辑 王晓虹
责任校对 冯小梅 杨 玲
封面设计 欧幽燕
插图作者 周玉英
出版发行 南海出版公司 电话 (0898)5350227 5352906
社 址 海口市机场路友利园大厦 B 座 3 楼 邮编 570203
经 销 新华书店
排 版 《百草园》电脑室
印 刷 海南海通实业联营公司
开 本 787×1092 毫米 1/32
印 张 9.5
字 数 304 千
插 页 5
版 次 1998 年 8 月第 1 版 1998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1000 册
书 号 ISBN 7-5442-1197-5/I·211
定 价 10.00 元

南海版图书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谨以最高的敬意将此书

献 给

“七·七”事变六十一周年

伟大的抗日战争胜利五十三周年

献 给

艰苦卓绝地坚持孤岛抗日的琼崖军民

献 给

中国人民解放军琼崖纵队成立七十一周年



作者像(摄于 1985 年)

目 录

第 一 回	为占地财主想黑计	要报仇穷人盼青天	1
第 二 回	施巧计么忠惩恶霸	做蠢事保长吃鸡屎	7
第 三 回	遭毒打父命归黄泉	受饥饿弟魂上西天	13
第 四 回	抗日志士唱戏宣传	地痞恶棍骂人逞凶	19
第 五 回	跋山涉水投奔革命	逢人问路来到南阳	27
第 六 回	老班长讲战斗故事	新战士学英雄榜样	33
第 七 回	请缨上阵竟伤战友	追敌入巷连歼伪军	39
第 八 回	追穷寇顽敌被包围	犯纪律夺枪受批评	44
第 九 回	讲政策俘虏成战友	搞统战队长会友军	49
第 十 回	用土沙勇夺一枝枪	靠蜜蜂智取两武器	55
第 十 一 回	歼日寇友军同作战	毁炮楼民众齐斗争	60
第 十 二 回	伪侦缉乔装寻伤员	河田嫂巧计破奸贼	66
第 十 三 回	堡垒户家智擒汉奸	深山林里勇战伪军	72
第 十 四 回	起疑心坂田派伪军	巧周旋保长设午宴	78
第 十 五 回	打日寇大罗杀声起	投光明炮楼白旗升	84
第 十 六 回	歼敌伪我军占岭腰	挑内战敌顽犯美合	90
第 十 七 回	罗逢坡群英歼敌顽	无名山孤胆擒群魔	96
第 十 八 回	拔据点我左右出击	打增援敌背腹受攻	102
第 十 九 回	速战速决美德大捷	大智大勇莲圪歼敌	107
第 二 十 回	年少智大勇歼日寇	战士心细巧破据点	113
第 二 十 一 回	救弱女么忠起怜心	遇伪军群众作掩护	119
第 二 十 二 回	狭路相逢落入魔掌	大义凛然凸出正气	125
第 二 十 三 回	将计就计炮楼歼敌	负伤养伤乡亲拥军	131
第 二 十 四 回	吴九彬愤起杀鬼子	罗塌村惨案绝人寰	137
第 二 十 五 回	草包区长捉“苏维埃”	热血百姓拒“顺民证”	142

第二十六回	打鬼子神兵从天降	毁桥梁村民夜出动·····	148
第二十七回	抗“军粮”么忠施巧计	歼飞机步枪创奇迹·····	154
第二十八回	受重命么忠到东扩	细查访三嫂吐真情·····	159
第二十九回	疑云团团么忠探疑	伪劣层层群众揭伪·····	164
第三十回	不负信赖三嫂送信	枉受怀疑么忠被禁·····	169
第三十一回	陷囹圄么忠讲政策	解险境区长到东扩·····	175
第三十二回	破阴谋革命者遇救	剥画皮老奸贼现形·····	181
第三十三回	炭篓露险机智掩盖	少妇钟情大胆问津·····	186
第三十四回	盼郎君春梅唱情歌	摆婚宴么忠请喜酒·····	192
第三十五回	拔据点婚宴枪声起	歼日寇深夜炮火猛·····	197
第三十六回	捉俘虏么忠逢战友	济穷苦物资送农民·····	202
第三十七回	英战俘被我方搭救	罗米夫得部队照顾·····	207
第三十八回	抗日大队占领炮台	外国友人轰击机场·····	212
第三十九回	拾贝壳战士饱眼福	夜出征海上遇敌船·····	217
第四十回	岛西海活捉日舰长	狗牙礁诱碰敌巡艇·····	222
第四十一回	生擒维持会科长	智取日本鬼军粮·····	226
第四十二回	五指山区深受压迫	黎苗人民奋起抗争·····	232
第四十三回	烧排蜂老吉献绝技	行深山么忠开眼界·····	238
第四十四回	打山猪么忠救王亮	搞文娱哨兵报军情·····	243
第四十五回	怕艰苦符志坚下山	喜相逢刘文庆会母·····	249
第四十六回	打山贼战士救少女	抗日寇保长筹钱粮·····	255
第四十七回	江边逢敌英勇迎击	山上遇险巧惩叛徒·····	261
第四十八回	装走神么忠入炮楼	换情报王亮进粉铺·····	267
第四十九回	东进大队火烧炮楼	日军士兵请求会见·····	272
第五十回	大队部壮士别战友	泰昌隆么忠会志贺·····	277
第五十一回	岭肚市琼总设联络	咖啡店台胞吐真情·····	282
第五十二回	军坡戏场伪军被擒	观音庵里龟田落网·····	287
尾 声	台湾同胞奋举义旗	县南军民高奏凯歌·····	291
后 记	·····	·····	296

第一回 为占地财主想黑计 要报仇穷人盼青天

在海南岛五指山的北麓有一个村仔^①，叫做槟榔园村。这村虽叫槟榔园，但槟榔却没几棵，和海南许多村庄一样，村四周围着棘竹丛。全村五十几户人家，家家户户都姓吴。但住宅不一样，有的住砖瓦房，有的住草寮^②。这个故事的主人公——么^③忠，就住在村西，住宅是草寮，灶前^④也是草寮。

么忠家穷，睡觉无乜^⑤盖，一到寒天^⑥，一家4人：父母、么弟和他，总挤在灶前角那些稻草堆里过夜。么忠当年14岁，这一带的农村，小仔^⑦一出生，就算做一岁，这叫做虚岁，他实打实算，还差两个月才满13周岁。他生得酷似他父亲，骨架粗大。穷人家的孩子粗做蛮食^⑧，番薯芋头只要有吃，能填饱肚子就做得，尽管无乜油水，也生得壮实，而且无病无痛。

闲话少讲。么忠与父亲睡在灶前草堆里，很喜欢听他爸讲古^⑨，特别是关于“百歹”的古，他百听不厌。听他爸讲，“百歹”是一个绿林好汉，腰间挂一把白闪闪的宝刀，能飞檐走壁，专门劫富济贫，为穷人打抱不平。地主恶霸，只要听到他的名字，都吓得魂飞魄散。县官都被他捉弄呢！那个县官娶小老婆，强迫百姓“自愿送礼”。好个“百歹”，捉了一窝蜂，装放在麻袋里送给县官。那县官打开麻袋想看送的是乜礼，麻袋一开，那蜂嗡嗡飞出，咬得县官和小老婆痛得哇哇叫，脸红鼻肿，一身大瘤小瘤。还有那个《“百歹”巧叫县官吃鸡屎》的古，么忠更是百听不厌。这夜里，么忠听爸讲“百歹”的古，边听边问：“‘百歹’是个好人，为何却称做‘百歹’呢？”么忠爸讲：“俗话说，‘咬人狗不吠，吠狗不咬人’，自称‘百歹’的人不一定真是歹人，自称好人的

注：①村仔：小村。②草寮：用茅草或稻草盖的屋。③么：海南方言前缀，相当于“阿”，用在排行、小名或辈分的前面，有亲昵的意味。这里“么忠”即“阿忠”，“么弟”即“阿弟”。④灶前：伙房，厨房。⑤乜：什么、啥。⑥寒天：冬天。⑦小仔：小孩。⑧粗做蛮食：什么苦重活都干，凡能咽的都吃。⑨讲古：讲故事。

也不一定是好人。咱村那个六爹^①，他总自称是全村的大好人，你说他是好还是不好呀？”么忠爸提到的这个六爹，是村里的财主、族长、保长，名叫吴淑贵，排行第六，论辈份，他要叫么忠做叔公才对呢！“蹲土公，出须孙^②”。么忠是乳名，大名叫吴多忠。

按此地吴姓的字辈乾、坤、多、清、淑，论辈份，么忠是“多”字辈，但是淑贵有钱有势，全村人都要叫他“六爹”。提起“六爹”，么忠就想起他那只可爱的牛牯仔^③。

么忠家本来没有牛，前几年他家跟一个远房亲戚赁一只牛姆^④来饲。按当地的习俗，赁来饲的牛，生下两只牛仔后，就有一只归饲养人，么忠的牛牯仔就是这么来的。么忠十分爱惜这只牛牯仔。人家饲牛是把牛赶到山坡上吃草，他饲牛是专门把这牛牯仔牵到溪圪^⑤、塘边、田埂上吃那又嫩又青的草，回来时，还再割两捆草带回给这只牛牯仔夜里吃。天热时，他每日都把这只牛牯仔牵去溪里洗澡。这只牛牯仔长得膘肥体壮，对岁^⑥时就穿鼻教驶^⑦了。有一回，么忠患着北寒病^⑧，放牛时发病了，昏昏沉沉，伏在牛牯仔的背上，牛牯仔一直把么忠驮回家。天那么热，牛牯仔过溪都不泡水，如泡水，就把么忠弄翻落水啦。回家后，那牛牯仔就在树下站着，直到么忠娘把么忠抱下来，那只牛牯仔才躺下来反刍。这只牛牯仔身上寄托着么忠全家的希望和幸福。么忠计划着，把牛牯仔饲大后，牵去仙沟牛市卖掉，就可以买回一只牛狼仔^⑨，剩下的钱还可以买棉胎，做衣裤。但是希望破灭了。

那日，保长六爹来到他屋，还带来狗腿子斜眼五。这六爹 50 出头，相貌不凶恶，倒是一副富贵慈祥相。斜眼五是他的保丁，左眼有道疤，人称“狗爬眼”。

六爹对么忠爸讲：“坤元呀，这造的田租，你也该交了吧！”

么忠爸讲：“六爹，你也看见啦，那田旱的裂缝，宽得可以放进脚板，稻苗枯得点一把火就能烧着，都没经^⑩见天这么旱过。”

么忠娘也来求情，说：“咱屋断米都两个月啦。”

斜眼五说：“哼！保长老爷租田，不管年当^⑪！”

六爹说：“大旱之年，我也不好过呀。就算看在同姓同族的份上，我的租

注：①六爹：六叔。海南人称叔伯辈为伯爹、叔爹。②蹲土公，出须孙：蹲在地上玩泥巴的人是公辈，出胡须的是孙辈。③牛牯仔：小公牛。④牛姆：母牛。⑤溪圪：溪边、溪畔。⑥对岁：一周岁。⑦穿鼻教驶：穿鼻，刺穿牛鼻梁，上栓，然后在栓上系牛绳；教驶，训练牛拉犁耕地。⑧北寒病：疟疾。发病时先发冷，后发热。⑨牛狼仔：小母牛。未曾生育的母牛。⑩没经：不曾经。⑪年当：年景、年情。

可以拖欠,但是,公粮、乡粮、人头税、保安税、乡兵鞋钱……”他一连讲了二十几项捐、税款项,总共二百零银^①。这个年头,特别是天旱以来,捐税越来越多,也越来越荒唐,连死人也不放过,还要纳什么碑记税,就只放屎放屁不纳税了。他念完税目就讲:“这些都是上峰要的,能拖欠吗?唔?公事公办,限你5日内交齐,不是我逼你,是上峰催得紧。”讲完抬脚就走了,斜眼五似狗一般跟在后面。

各位,不用讲在颗粒无收的年景,就是在风调雨顺的年头,么忠家也交不起这么多钱呀!卖猪卖鸡吗?种田百姓就是靠卖猪卖鸡来买咸淡^②,但在此大旱之年,人都吃不饱,哪有乜饲猪、饲鸡?猪,早没了,只剩下一只老鸡姆^③,无乜饲,半年都不生一个蛋!烧炭吗?这个山村大多数农户,都靠砍柴烧炭,纳捐交税,买些咸淡,但是这时才是夏末,炭是卖不出去的。卖那只牛牯仔吗?虽然天旱草少,但是在么忠的精心照顾下,这只牛牯仔才未见掉肉,而且,它是全家人的命根,又怎舍得卖呢?

转眼间,5日过去了。么忠刚刚饲牛回来,把牛拴在草寮旁的那棵龙眼树上,保长六爹又来催钱啦,还带着斜眼五。这几日,捐税催得紧,村中还有人外出逃税呢。么忠爸不走,又实在拿不出钱。

“哼!无钱?无钱就牵牛!”斜眼五大声叱喝道。

么忠爸说:“我全家就只希望这只牛牯仔啦,保长六爹,高抬贵手!”

保长还是那句话:“上峰催得紧,我也无办法。”斜眼五说:“哼!不捉牛就捉人。”说着拿出牛缆^④就欲绑么忠爸,么忠全家顿时慌张起来。他母亲和么弟都怕哭了。保长吴淑贵,勾了斜眼五一眼,假意喝道:“休得无礼!”

么忠父母一齐跪下:“求保长六爹,高抬贵手!”

保长吴淑贵还是那句话:“上峰追得紧,我也无办法。”

么忠爸没办法,只好说:“牵牛也要讲个价钱呀!”

保长吴淑贵讲:“唔,我算好了,按最高的市价,还剩下两个银^⑤。”说着,拿出两元银纸^⑥,塞进么忠爸手里。

么忠爸说:“六爹,这只牛牯好,少讲也值300光^⑦呀!”

斜眼五讲:“你卖牛有了钱,就不交保长的田租了吗?”

注:①二百零银:二百多元。②咸淡:油盐姜醋酱类。③鸡姆:母鸡。④牛缆:牛绳,用椰子皮棕织成的绳子。⑤两个银:两元钱。⑥银纸:纸币。⑦光:是光银(银元、光洋,即银币)的简称。

保长接着说：“嗯，我家也不好过呀，就从中扣除了吧！”

么忠在一旁插嘴说：“你那天不是讲田租可以欠吗？”

“你无钱，可以欠，有钱了，就不能欠啦。”保长又拿出一元银纸，塞进么忠爸手里：“看在老佃户的面，给你回脚^①一个银。”

“要是卖给别人，至少回脚五个银呀，你，你只回脚一个银。”么忠爸说。

“哼！你不要不识相，要不是我护着你，乡丁早把你绑到乡公所去了。”

么忠想：这个年头，银纸不值钱，一元银纸，都买不到半斤盐！这个保长心真毒！要是卖牛，阿爸讲至少值 300 个光银，要是银纸，也应是二三千才着呀！么忠想到这里，就讲：“保长，这头牛我家自己牵去卖，明天还钱给你。”

那斜眼五说：“限期就在今日！”

么忠父母后悔没想到保长这一手，后悔没想到自己去卖牛，后悔自己缺少心窍^②，恨保长心狠手毒，一时没了主意，只是哭。

么忠看到这个场景，知道阿爸是逃不了这个厄运了，便把牛索^③拉在手中，流着眼泪站着。斜眼五冲上来要劫牛索，么忠把牛索紧紧圈在手上，不肯松手：“我自己牵去仙沟市卖！”

“小仔^④多嘴！”保长喝道，“你知道去仙沟有多远呀？你行^⑤两日两夜都行不到，限期就在今日，识不识呀？”

斜眼五也喝道：“你不让牵牛，莫不是想我捉你爹？”

么忠没办法，只好松手。

么忠爸呆了，那 3 元银纸落在地上。斜眼五牵过牛缆，可那牛像是通人性似的，不肯走，“哞哞”地叫。保长拾起一根棍，打在牛屁股上，登时起了两条“虹”来。这牛，么忠从小饲到大，都不曾打过一棍，看到这个情景，么忠心都疼断啦！

在棍子的抽打之下，那牛牯才勉强被斜眼五牵去，没走几步，又回过头来“哞哞”地叫着……

想到这情景，么忠说：“这个六爹最歹，比恶蛇还歹！”

么忠爸说：“是呀，但是明天咱还要请他吃酒呢！”

“哼！还要请他吃酒呀？”

么忠爸说：“是呀，因为咱租他的田，咱是他的佃户，他给佃户定下一个规矩，每年必须请他吃一次‘开春饭’，每次割稻前又要请他吃一次‘尝新饭’。

注：①回脚：回扣。②心窍：心眼。③牛索：牛绳。④小仔：小孩。⑤行：走。

要是不请他吃开春饭，你就别想租他的田种啦！要是不请他吃尝新饭，他就变着法来多收你的租。”

么忠觉得这事真不公平，又问：“为何咱屋^①无田，他屋这么多田呀？”

么忠爸讲：“依^②呀，咱屋也有田，但卖给六爹了。”

“因乜卖给他？咱不留下自己种？”么忠一直问下去。

“唉！讲起来话长啦！山竹塘那丘田^③，本来就是咱屋^④的，那年你阿公刚刚去世，你才7岁，阿弟4岁，照理讲，壮丁是抽不到咱屋的头上的，但他硬是扣到我头上。我当然不能丢下你仨母子去当兵，我去找他讲理，他讲：‘二丁抽一，无乜好讲’。

“我讲：‘我的孩子还小，怎么能当兵呢？’他又说：‘所以才抽你去嘛！’我讲好、讲歹^⑤，他又讲：‘看在同宗的份上，我替你请人去当兵吧！不过，要三四百元才做得啊！’唉！咱屋都穷臭青^⑥了，埋葬你阿公，是卖了一丘田才有钱买棺材，过作^⑦钱的，如今又去何处拿三四百元呀？他又讲：‘我愿出高价，用四百光洋买下你山竹塘那两丘田，我替你请人顶壮丁，把田租给你种，这不是解决问题了吗？’依呀，这两丘好田，就这样被吴淑贵吞了啦。后来听别人讲，他只花了40个光银就在龙塘请了一个去顶替。唉！”

么忠这时才明白，自家租的田，原来是自家的！吴淑贵这个人，占牛占田，真是吃人不吐骨！么忠真恨不得自己也与“百歹”一样有本事，把那保长惩罚一下才解恨，他又问：“爸，‘百歹’怎么总不见来咱这里，把保长杀掉呢？”

么忠爸不应，他睡着了。

么忠心里想，要是“百歹”能来这里，那多好啊！想着想着，他也睡了。

忽然，外面有人喊：“快来看呀！保长六爹被人绑住啦！快来看呀！”

么忠连忙赶去看，真的，保长六爹被人绑在他家庭院中的槟榔树上，斜眼五也被人绑在那棵酸杨桃树上。六爹的粮仓被打开了，一位大哥正把米和谷分给穷人。那位大哥身穿黑色衣裤，腰间带着一把白闪闪的大刀，个头很大，声音洪亮。么忠看得入了神，直往前挤。那位大哥见了么忠就喊：“么

注：①咱屋：咱家。②依：此字在海南话里有两种用法，一是长辈对小辈的爱称；一是小辈对长辈的谦称。③那丘田：那块田。④讲好、讲歹：好说、歹说。⑤穷臭青：形容十分贫穷。⑥过：付。作作：旧时称为死人收殓、入棺、抬棺的人。过作作钱：付作作工钱。

忠，快快去叫你爹担箩来担谷。”么忠惊呆了。“么忠，‘百歹’叫你呢！”有人揪了揪么忠的衣角。“呀！你就是‘百歹’哥呀！你早就该来为我们报仇啦！”么忠想挤进去与“百歹”哥讲几句话，但他挤呀挤呀，反被人挤出来了。么忠见许多小仔围着斜眼五和保长吐口水，边骂，边闹，甚是过瘾。他顺手折一枝石榴枝，直朝保长头上打：“你还歹不？还我的牛牯仔来！还我的田来！”打得保长“哇哇”直叫。么忠又去打那斜眼五：“叫你再牵我的牛！看你还歹不！”

斜眼五连声说：“么忠哥，请饶命，这都是保长叫我做的，甬打我。”

这时，“百歹”走过来，举起白闪闪的大刀说：“乡亲们，保长吴淑贵、保丁斜眼五，作恶多端，鱼肉百姓，恶贯满盈，今日，我把这两个恶霸杀了，为大家报仇！”

这时，忽然有人从后面用双手捂住了么忠的双眼，还捏住么忠的鼻子，么忠憋得出不了气。

是谁搞的鬼？欲知后事如何，请听下回分解。

第二回 施巧计么忠惩恶霸 做蠢事保长吃鸡屎

么忠大嚷：“谁？别捣乱！”并用力掰开那手。

“哥哥，你叫乜呀？”

么忠一看，是弟弟么兴正捏着他的鼻子呢！

哦，原来是一场梦。么忠揉着眼睛，兴致勃勃地把刚才的梦境讲给弟弟听。

么兴听得津津有味：“要是真的就好了。”

么忠这才注意到天已大亮，便从草窝里腾地站起来，摘掉身上的草屑，问道：“阿爸、阿娘呢？”

么兴说：“阿娘去浇菜了，阿爸挑炭去寮坡市卖了。哥，娘说今天要煮糍^①待保长，待会有糍皮^②吃啦！”各位，么忠家一年到头难得煮几次糍，所以糍皮成了么兴难得的零食。

么忠舀了一瓢冷水漱漱口、抹抹脸，放下瓢就去解牛。他没有吃早餐，也没有早餐吃。一天两顿，能有东西填饱肚子就不错了。

“阿哥，阿娘讲，牛你放去草坡上拴好，让它自个吃草，然后你回来帮阿娘做饭，今天要待保长，事情多。”

这头牛是赁来饲的。么忠把它牵起，给它系好稻草编织的防寒牛衣，提来尿桶，叫几声“尿尿尿……”，这牛就叉开后腿，翘起尾巴拉屎，接着又撒尿。这里的村民，牛在出寮之前，是要让它把屎尿留下的。么忠接了牛屎、牛尿，放好。然后，从泥墙上取下一捆牛缆，把牛牵到西坡。这里有一块空旷坡，么忠接好牛缆，拾来一块石头，将缆绳尾端的木橛钉入土中。农家人

注：①糍(bei)：干饭。海南农村的农民解放前，日常吃饭粥(稀饭)，待客或过节才吃干饭。②糍皮：锅巴。

手紧张的情况下就是这样饲牛的。牛就这样，以牛橛为圆心，以牛缆为半径，吃这圆圈里的草。过一个时辰，主人再把牛橛移一下就可以了。么忠把牛缆半径范围里的一丛丛“狗墨仔”^①拔掉，免得牛缆缠在上面，这才回家，打扫牛寮，把牛屎挑进粪塘。刚做完这一切，他爸爸就回来了。

为请保长吃“开春饭”，么忠爸买回了一块肉，一只鸡阉^②，一瓶酒，一包京粉，一条鱼，一些腐竹、金针菜。此外，还有一包咖啡粉，一包白糖，七个酥蓉饼。么忠想：“这是爸爸烧了20多天炭的钱啊！爸爸烧了一冬天的木炭，只为了应付多如牛毛的捐税和这顿‘开春饭’。”

这顿“开春饭”和“尝新饭”一样，上桌的菜，鱼、肉、鸡是不能少的，酒也必须是好酒。此外，还得有茶，茶不是农家喝的从山上采回来的葫芦茶或鹧鸪茶，而是咖啡，喝咖啡还得有包子或糕饼才行。这个六爹，“开春饭”不是刚开春才吃，而是指定几十户轮着来，从农历十二月开始轮起。年关将至，各种捐税也多起来，又要待“开春饭”，可把穷苦人家害苦了。这带乡村有句民谚：“待保长一顿饭，够吃穷人半归春。”“半归春”即青黄不接的时节。么忠更觉得不平，明明是种自己的田，却要向他交租，还要请他吃饭，么忠越想越气愤，以至爸爸喊他，他都没听见。

“哥，爸叫你呢！”弟弟么兴这么一喊，么忠才醒过神来。

这时，么忠爸拿出两个饼，交给么忠兄弟，一人一个。么兴高兴极了，接过来放在唇边摩挲着，嗅了又嗅，想吃又舍不得咬。

么忠突然想起《“百歹”巧叫县官吃鸡屎》的故事，他一把抓住弟弟，往屋外拉。么兴莫名其妙地问：“乜事？”

“阿弟，你这个饼，先借给我存放起来，下午再吃好吗？”

么兴不明其中奥妙，有些犹豫。

么忠又说：“下午，我这个也给你！”

么兴半信半疑：“真的？”

么忠说：“假的遭雷公打！来，勾手！”

么忠平日很爱弟弟，有什么好吃的，都舍不得吃，而留给弟弟，所以，么兴尽管不明白哥哥的用意，却也信任哥哥，把饼交给了么忠。么忠把饼放好后，就照着父母的吩咐忙起来了：又是烧火，又是抹桌，又是用火灰擦那个用了几代的如今已闲置一年的茶壶和几个茶盅。

注：①狗墨仔：一种小灌木，根扎得很牢。②鸡阉：阉过的公鸡。

全家忙了半天，鸡煮熟了，肉炒熟了，鱼焖好了。菜，也洗净切好了。这时，么忠爸把保长吴淑贵请来了。

“么忠呀，冲咖啡待六爹。”么忠爸说，“六爹你坐着，我去剥鸡。”

保长坐下，说：“不用客气，不用客气，你忙吧！”这个保长，翘起二郎腿，等待么忠冲咖啡送来。

么忠端起茶壶，装好咖啡，来到灶前加沸水，正遇上么兴在看爸爸剥鸡。他把么兴拉到一旁，说：“你去叫么福哥把那套鸟弓借给我，然后，顺路去西坡看那牛拴得紧不，把牛橛移个地方，要钉紧些。”

么兴点头领命，回头看了一眼爸爸，又蹦又跳地走了。

么忠很快冲了一壶咖啡，端到客厅，放在那张接了一条腿、缺了一个角的八仙桌上。他给吴淑贵斟了一杯，说：“六爹请喝，看甜不？不甜再加糖。”

保长饮了一口，点点头：“唔！还可以。”

么忠转身进屋里去，老半天没出来。

保长很快喝完一杯咖啡，等着么忠来给他再斟，却不见么忠人影，便自斟自饮，心里未免有点恼。暗暗骂么忠“无头笼”^①，办事不牢。又埋怨么忠爸办事不周，怎么不买回配咖啡的糕饼？全村谁不知我这个嗜好？坤元这小子也不是第一次接待我呀！他心里想着，忽见八仙桌一只筐箩旁边，有两个小盘，合盖着，但盖得不紧，露出半边缝，里面两个酥蓉饼见得一清二楚。他想，这准是给配茶的，么忠这个小子无头笼，忘了请我吃啦。嘿！我堂堂保长，上茶楼都不用掏钱，这还用他请吗？于是，他揭开盘，拿了一个酥蓉饼，喝口咖啡，咬一口饼。他刚吃完一个，么忠就从房里出来，端一个盘子，盘里品字似的叠着五个饼。他笑眯眯地说：“保长六爹，请吃饼。来，依给您斟咖啡。”他殷勤地给保长斟了一杯咖啡。

么忠把茶壶放下，说：“六爹坐着，依去加点水，放点糖。”忽然，他愣了一下，摸着桌上的筐箩，叫声：“败事^②了！”连忙走到门口，喊道：“么兴！回来！回来！”

保长看着有些奇怪，问道：“你觅么兴做乜？”

么忠焦急地说：“真是败事啦！这盘子盖着的两个饼放了‘老鼠信’，准备晚上毒老鼠的，我还用筐箩罩着，定是么兴喉好^③，偷去吃了。”

说着，又走到门口，高声喊：“么兴！么兴！”诸位，么兴不是刚才被他派

注：①无头笼：没头脑。②败事：坏事，事情不好了。③喉好：馋嘴。

去借套鸟弓和移牛橛了吗？怎么听得见？

这时，保长可慌了神，但他又觉得奇怪，怎么放了毒药我也嗅不出来？唔，可能是咖啡味太浓，压住了那股味了。这可怎么办好？他的胸，像钻进了二十五只老鼠——百爪挠心。那座椅像是有刺似的，他坐也不是，站也不是，手也颤抖了，咖啡洒到裤上也不知晓。他又不好意思承认是自己吃了，只是半掩盖、半试探道：“你真是粗心，不放妥当，叫他吃了，这可怎么办好？”

么忠说：“我明明用盘盖着了，还怕不牢，又用筐箩盖着，谁知还给他偷吃了！这‘老鼠信’是跟江湖医生买的，他讲，人畜如误食了，只有吃鸡屎才得救！六爹，你坐着，我赶快去找他回来。”说着，焦急地从前门走出去了。

此时，保长吃开春饭的兴趣全无，心如火烧。听说吃鸡屎可以救命，才稍舒了一口气。么忠离开后，他连忙溜出来，直往家里跑。保长的老婆与女儿么姑正在门口闲坐，等着保长回来。保长六爹就只生这么一个女儿，他本想要个小老婆，但老岳父是县参议员，有权有势，怕他娶“小”后，女儿失宠，一直不许。六爹虽凶残，称霸一方，但也无办法。将姑娘改名引男，虽名“引男”，但也不见引来个男孩。这个吴淑贵，每每向人自夸，他被请喝酒，吃“开春饭”、“尝新饭”，是由于他“恩如山，情如海，百姓拥戴”。他去吃饭，从不带老婆孩子，但各家各户，每次都是包着半只鸡和一些肉菜回来给他的姑娘做“迎路”^①。

这时，他老婆见他回来，问道：“这么快吃好啦。‘迎路’呢？”话还没讲完，她就发现丈夫神色不对，忙问：“出了乜事啦？”保长也不讲话，一直往后屋走去。他老婆觉得奇怪，也跟在后面。

保长穿过中庭，穿过后堂，来到后庭，转入西厢横房，这里是他家鸡棚所在。他走到鸡笼前，蹲下来，拾起鸡屎就往嘴里扔。

他老婆一手打落了那鸡屎，说：“鬼打你了吗？欲死了吗？这是做乜？”

保长上气不接下气地说：“是、是、是欲死了，吃、吃、吃屎救命！”说着，又捡起一块鸡屎，往嘴里扔。

那鸡屎恶臭难闻，哪吃得下？刚嚼两下，保长就哇地吐了一地。猛吐了一阵，嘴里还臭，想想又吐，黄胆汁都吐出来了，眼珠也吐圆了。可是，口里还有一股浓浓的鸡屎味，还想吐，不过，这时只是干呕了。好久，他才自言自语地说：“这下可好了，都吐出来了。”

注：①迎路：大人出门归来时，给在路上迎接的小孩的礼物（食物），称作“迎路”。